

凡人一叶
anrenyiye

在朋友眼里,她,无疑是个胆大心宽的母亲了。

相约去爬黄山,临行之前,母子俩有言在先:所带食物由他决定,多少皆可,她来背运;所有路程,他也必须自己走,不允许就地耍赖,也不允许乘坐缆车,双脚要和眼睛一起看风景。

同行的人觉得苛刻,毕竟是小孩子。

登阶攀比,好几次,孩子脚滑扑倒,同行的人好不胆战。她只沉默看着,等他爬起,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危险毕竟无处不在,她始终跟在他的身后。同行的人早早超前,孩子气喘吁吁,不愿再爬。她没有说话,陪他坐在石阶上,直到他再次面向山巅。

上山容易下山难,归程,同行的人提议改坐缆车,不想却遭到孩子的否决:言而有信,我还要走下山呢!

无法,一群战战兢兢,或者

“胆大”的父母

□林 深

说“偷懒耍滑”的大人,只得跟在一个孩子身后。当然,走在最先是她。山径陡峻,他的身前,需要一道屏障。

听人说,中班以后,她就只把他送到幼儿园小区门口。

“不要攀谈,不要停留,拐过这楼,直接去二楼教室找老师。”是的,幼儿园深掩在小区腹地,最后的一步之遥,她选择放手,让他独自奔跑。

周末的午餐,眼见她择菜备饭,他也不愿袖手旁观:要帮着切菜。奶奶早来制止,刀千万不能碰!

可她却欣然领受他的热情。乐于助人的孩子,不该拒绝。她开始教他如何握刀,如何扶菜。

孩子很快便得要领,把菜推到刀下,又小心翼翼把手离远,再落刀切断。一旁的老人,已然惊出额汗,说她心大。可她,却一脸风平浪静。

中途,才发现缺了盐。他

也会主动揽下“大任”:让我去楼下买。说是楼下,到底隔着几栋楼,还需穿行一截长长的车来人往。老人自然不无担心。

她拿出五元递给他,除了买盐,余额可自己支配。

他欢天喜地去了,老人从窗户探出头去,目光一路相随,口中喃喃自语:这么小的孩子,能把账算清楚吗?

很快,手拿一袋盐、两支雪糕的孩子,火速归来。钻进厨房,把盐交给她,便忙不迭去找老人:奶奶,盐两块钱一袋,剩下的,买了两支一块五的雪糕,咱俩一人一支。给,是您爱吃的“绿豆沙”!

奶奶接过雪糕,喜悦里,依旧夹着提心吊胆。

可她知道,他只有在大人的提心吊胆里,才能真正长大。

寒门的孩子早当家。遇上“胆大”的父母,孩子也不得不提早勇敢。

有此一说
ouciyishuo

与自己相逢

□张小娟

跟朋友逛街,看到一条很漂亮的深蓝色半截裙,很是心动,正想买下来,朋友说:“类似的裙子,你不是已经有很多了吗?穿上之后,人家也不会发现这条裙子是你新买的。”

她说得没错。可是,我们不是常常买款式类似的衣服鞋袜吗?起码在一段时间里,除了一两件流行的款式外,其他的衣服都是差不多的。

有时候,我们欢天喜地买了一件新衣服,回家之后,才发现自己已经有类似的衣服了。

人的品位会进步,基调却不会有很大的改变。

我从小到大都喜欢简单的

哲理小品
helixiaopin

舞蹈表演,有一个舞姿,让我百看不厌,那就是在原地转圈,有的舞者,竟然连续转上几分钟。

一次,我问一位舞者,这样不停地转,为什么不会晕眩呢?舞者说,盯准一个点,就不会晕眩了。

我问,怎样盯准一个点呢?

舞者说,不管如何转,只要找到一个定点,每次转过来的

衣服,只是现在和小时候喜欢的颜色有一点儿分别吧。朋友的柜子里,全是款式很接近的鞋子。有些人,一生几乎都是买同一类服装。衣服鞋袜,乃至一个人的家,都是自我的延伸。你喜欢一样东西,是因为它酷似你,也最能代表你。

购物也好,恋爱也好,都是人与自己相逢。有些人会一辈子爱上同一类人,自己却浑然不知。我们喜欢的一切,也许自己三岁起就大致上确定了。然后,我们寻寻觅觅,重遇散落在天涯海角的自己。

恋爱和购物,就像欲望一样,目标不是追求满足,而是延长。

盯准一个点

□黄小平

时候,还是盯着那个点,这样就不会晕眩了,就可以不停地转下去。

生活中,一些人发生人生的“晕眩”,发生人生的迷失,是不是也是因为没有盯准一个点,没有盯准一个人生的目标呢?

盯准一个点,盯准一个人生的目标,你将成为一位高超的舞者,旋转出人生绚丽的风采。

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老修女供奉着这位姑娘的贞洁,而她却始终袒露着自己有热量的生命。那些把女儿悄悄封进冰块的父亲,我们中国没有吗?他们是否企盼过那两个挥汗如雨的青年,用奔跑的热量,让你们完全解冻,一起投向熹微的天际?

我给谢孔宾先生讲完这个故事,他和我都沉默了,为我们的那些冰冷的牌坊。

时间到了1965年,这年的春天,还是少年的曹明冉与谢孔宾相逢,从此,一段艺术的知己,亦师亦友的阶段开始了。

多年后,曹明冉先生回忆:“1965年春,单县美术书法工作者在县文化馆开会,我也挤进去了。我发现一个身材高大、穿着一身黄绸子衣服,手里摇着两面写字的折扇、颇有学者风范的老师,我断定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谢孔宾。互通姓名之后,他没有嫌我寒碜。后来,我们成为忘年之交。1979年,我和谢孔宾先生一起调到了菏泽师专美术系。他满腹经纶,书法造诣高深,治学严谨。在艰苦的岁月中,我们朝夕相处,白天没见面,晚上必一叙,讲述中外经典文化,谈论古今书画艺术。常常话题未完意未尽,已闻东邻鸡报晓。旷日持久的国学滋补和书法的熏陶,使我的书画艺术不断地壮骨补气而渐入佳境。”

曹明冉,是离单县县城三里路的曹庄人,1947年的腊月十三生,比谢孔宾小17岁。

其父亲曹更田,承补祖业经营老字号大染房——“义盛永”。曹明冉兄弟姐妹十人,他行

一个人和一个时代
谢孔宾传

□耿 立 编著

六。父亲希望他继承衣钵“义盛永”,开个“明染”房,取名“曹明染”。不满六岁报名学堂,老师笔下误为“曹明冉”。在刚念完“小羊乖乖,把门儿开开”的课文放学回家的路上,对面来了三匹受惊的马拉车,他惊慌地躲进靠街的廊坊,马车撞倒了廊坊,他被砸闷在瓦砾中。后来母亲说,人家赶车人提着一只母鸡和两斤鸡蛋来看时,人已经醒过来,包着满头的白纱布只露着两只眼睛在床上手舞足蹈地唱戏了。邻居说阎王爷揍他两鞭子又把他赶了回来,“二鞭子”绰号由此而得。

曹明冉自小对单县地方戏和民间艺术很好奇,常常听快书、看社戏、摸鱼抓虾、戳蜂窝、掏鸟蛋、爬大树。为了想多看点泥塑,又到城西三里路的火神庙小学读了一年书。更多的是去看朱家的石坊、李家的匾,常爬上去看石刻的牡丹,家长吓得一身冷汗,哄下来,少不了挨一顿臭揍。后来,从学校和附近的单位里捡

来不少破毛笔和写大字报的纸,来学着写大字、画漫画儿。他用蜡笔创作的《二大娘种的大西瓜》,参加了全县少年画展。

1959年特殊的年代,家境贫寒的曹明冉考入单县农校,因为学校不收学费又管饭。开学不进课堂,第二天他就被赶到乡下,在七里庄生产大队学种庄稼、锄地、喂猪。那时,是贴近了自然,和农村里的牲畜打交道:驴马牛羊,鸡鸭狗猪鹅打交道。看到这些生灵,曹明冉觉得这是写生的好时机,不能错过。而晚上,就在地铺上的煤油灯下苦读,看古人的画谱,什么陈老莲的《水浒叶子》。

第二年6月,单县农校停办,学生分流,有关系的,家庭出身好的,被分配学开拖拉机了,曹明冉却因此辍学。经过半年的迷茫,曹明冉明白,拯救自己的只能是自己,他开始了摸索,开始自学,开阔自己的视野,读一些文学和美术方面的书籍,为补贴家用,他

就画当时大家喜欢在年节贴的神爷、关老爷、菩萨和佛爷,因为这些画好出手,能换钱。在那些穷困的日子,曹明冉出苦力,一个人拉着千斤重的地排车,到河南商丘买点便宜的柴草、菜叶和红薯干,然后在单县卖掉。

但他不以为苦,就当做磨砺自己,把孟子的劳其筋骨空乏其身挂在心里,在地排车上,在那破被子里,除掉打气筒和地瓜面窝头,还有就是线装《芥子园画传》。

后来,曹明冉拜崔星五先生为师。崔先生常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教明冉画画,并教他如何做人。为了教他弄懂一只鸟、一枝花、一片叶的结构和一幅构图的原理,不厌其烦地做示范。

1961年,比曹明冉长两岁的小伙伴张昌忠也因家贫而辍学。两人一起和泥做土坯砖卖钱,又一起学画。张昌忠很有性格,一天计划做100块土坯砖,日落前差一块补上,多一块毁掉。他那种倔强的性格影响了

曹明冉。

到了1965年,曹明冉遇到了崔星五先生之外的另一贵人谢孔宾。应该说,崔星五给了曹明冉绘画的笔墨技法,曹明冉回忆:

“崔先生笔墨精到,做人达观,画和人一样幽默、豁达、洒脱。恩师偏爱我,经常给我示范。他笔下的牡丹,简练传神,又有立体感。先生常在煤油灯下看我作业,授我画理,传我画论,教我画法,并常告诫‘画理、情理、理理相联’,‘画道、人道,一脉相通’,画艺‘可始于我不可终于此’,‘每个和尚都要有自己的钵’。”

而曹明冉遇到谢孔宾,是在眼界、学养上得到滋养和熏陶,并且很长一段时间,曹明冉的画都是谢孔宾题字。两人合作几十年。

齐白石说:“夫画道者,本寂寞之道。其人要心境清逸,不慕名利,方可从事于画。”但这并不意味着连艺术上的“知音”“知己”也不渴求。相反,正因为“心境清逸”,不屑于虚名和利禄,故更渴求能和真正的“知音”“知己”交流和互动。凡·高在世时极孤寂,但从他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,可见他尚有知己之慰。提奥是凡·高生前最大的理解者和支持者。而遗世、孤傲如石涛者,亦有“得一人知己无憾”之叹。

画为知己者赏,乐为知己者奏。“知己有恩”见证了艺术家之间的真情,昭示了艺术家对于艺术知己的感恩。鲁迅手书一联赠瞿秋白: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”